

茭白塘里钓龙虾

文 / 史美龙

老里八早

小龙虾，阿拉小辰光就叫伊龙虾，既没解个小字。村庄隔壁茭白塘里向小龙虾交关多，奇怪个是看不到有人去钓来吃。

我记得有一年放暑假，看到茭白塘里龙虾蛮好白相，忽然就有了钓龙虾个念头。钓龙虾交关简单，只要有三样物事就可以了：一根细竹竿、一根棉线、一条蚯蚓。棉线一头扎牢蚯蚓做钓饵，另一头绑辣竹竿头浪，拿蚯蚓进茭白塘里，龙虾就会不声不响爬过来尝味道。勿过，龙虾也是相当狡猾，每次拎起竹竿，龙虾一出水就会放弃蚯蚓，“扑通”一声落回水里，迅速逃走。

既然勿能直接钓出水，我只好随机应变，先拿上钩个龙虾慢慢拖到田埂边，然后再快速伸手捉牢伊。

既没想到龙虾不甘心束手就擒，拼命用双螯疯狂还击，一勿当心手指就被龙虾个大螯夹牢。俗话讲十指连心。这个辰光手指痛得钻心，勿得勿松手，龙虾乘机逃之夭夭。后来吸取教训，一只手拿龙虾揪进烂泥，另一只手“偷袭”伊个背部，用手指夹牢，龙虾只好乖乖成为“俘虏”。

龙虾捉了好几只，只只壮实，看得我有点馋癆，就想拿伊烧来吃。正要放到锅里，啥人晓得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”。隔壁陈阿婆跑过来讲，龙虾不好吃，里向有血吸虫。我听了吓了一跳，学堂里老师讲过，得了血吸虫病，肚皮会涨得像水桶，还会拿命送脱。陈阿婆个讲法虽然勿一定是真，可能只是一种传说，但宁可信其有，只好放弃烧来吃个想法。出于好奇，我还是拿五六只龙虾分别装进几只大口玻璃瓶，园到床底下，想当宠物养养白相，顺便看看有勿有血吸虫长出来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，想“侦察”一下龙虾个情况，不看还好，看了目瞪口呆：只只瓶子全部空脱，里向个龙虾逃得无影无踪。连忙到角落落里到处寻，终于辣辣水缸边浪拿伊拉捉回来。后来翻翻科普书才晓得，血吸虫要用显微镜才能发现，而且血吸虫主要寄生辣钉螺里向。

想来当年第一个吃龙虾个人，就像第一个吃大闸蟹个人，要有勇气，要有胆量。讲起来也巧，有一天到离屋里三里远个殷行铁路旁边村庄白相，碰到一个爷叔辣辣铁路沟里钓龙虾，问伊派啥用场。爷叔讲“吃啊。”“勿是听说有血吸虫个吗？”“铁路沟清爽，既没血吸虫，只要烧熟烧透，虫菌菌阿齐能杀脱。”“啊！”我茅塞顿开。

回去以后再钓龙虾，一个钟头收获八九只。用井水洗干净，锅里放水放盐，龙虾放进去，烧到汁水收干，呵呵，味道勿比大闸蟹推板。

沪语趣谈

沪语中人孩言行成熟像人，大，勿懂装懂，以弱示强，以强逞强，在上海话里都可以用“老茄”来称呼。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个“茄”字呢？

交关上海人看到“茄”字首先会想到“茄子”。“茄子”又称“落茄”，这与《世说新语》中王济与上海人陆机有关，王济指羊酪问陆机：“卿江东何以敌此？”陆机回答：“有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！”羊酪即酪酥，移用到茄子上就成了落茄，同音而示有别。

又有一说称落茄与痲子有关。在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中提到《酉阳杂俎》云：“茄子一名落茄”，并猜测这种称谓的原因：“今吴人正谓之落茄。或云钱王有子跛足，以声相近，故恶人言茄子，亦未必然。”

茄子是西来之物，西汉末四川资阳人王褒曾在成都投宿亡友之妻杨惠家中，他使唤杨家一个家僮上街买酒遭拒绝。家僮说杨氏买他时约定只看家而没沽酒的任务。王褒一怒之下从杨惠手里买下这个家僮，并重订《僮约》，约定家僮要“种瓜作瓠，别茄拔葱”。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到“茄”字的。

西汉末文人扬雄在《蜀都赋》中说“盛冬育笋，旧菜增伽”，而把“伽”变成茄，很符合中文的造字规则。晋嵇含撰写的《南方草木状》(公元314年)

提到“茄树。交、广草木，经冬不衰，故蔬圃之中种茄”，此后渐渐传入北方，东晋的京口所种茄子已经远近闻名。隋炀帝就对茄子特别偏爱，钦命为“昆仑紫瓜”。

茄子品种多，唐段成式撰《酉阳杂俎》(公元803-863年)说从新罗传入一种颜色稍白、形如鸡卵的茄子，“只有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”，这是圆茄子。

嫩茄子酥软，是家常美味，《红楼梦》中的“茄鲞”反复用到鸡脯，则失去了茄子的真味。松江的兰花茄子形细长，只有二三寸，皮薄、肉松、籽少，用他制成的酱茄子紫而亮，软而脆，口味鲜美，据说因慈禧爱吃而被定为贡品。

沪语与其他民间口语一样，原话中究竟用什么字，时间长了往往不易解读，比如鲁迅的《二心集·风马牛》篇中注释：“茄门，German的音译，通译曰耳门。”而徐志摩有《真正老牌“迎门”》一文，按沪语语意，都是不感兴趣的意思。也有人提出，应该是“糊状物变稀”的“懈”(xiè)字，“懈羹相”，就是看上去不太热心的样子。

不过究竟如何难以确定，毕竟没有确切记载。还有人认为茄子老了，就会籽多皮厚，不好吃，所以“老茄三千”“老茄茄地乱说话”就令人生厌了。

老茄讲落茄

文 / 龚敏迪

阿姐送个绍兴藕粉

文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有趟仔，也差勿多是帮歌辰光，回绍兴老家去白相，阿拉绍兴大阿姐送仔几袋藕粉。

藕粉装辣塑料袋里，看上去平平常常，其实是大阿姐晓得阿拉要回绍兴，立时三刻去市场买仔新鲜藕，自家辣屋里亲手搓藕。

阿姐从来既没讲过搓藕粉有多少辛苦。不过，前两天辣一只视频里看到了：先要拿藕从泥里挖出来，一节一节汰得煞辣斯清；然后辣一只大盆装满清水，里向搁一块像汰衣裳搓板大小个特制搓板——一块金属板，钻满小孔，钉辣木框浪向；人辣小矮凳浪向坐好，藕捏辣手里，用力辣搓板浪搓。藕一点一点被搓成碎屑，落进

清水里，慢慢交，一盆清水变成乳白色藕浆。再像从前上海人做水磨粉一样，藕浆用纱布过滤、沥干，藕浆辣纱布里结成粉团；再拿粉团摊薄，摆进泥砌炉灶，低温烘干后碾成粉末，藕粉就做好了。

看视频勿算太复杂，勿过，真正做起来，一定老辛苦。

冲藕粉吃勿辛苦，但是也有窍开。粉太多，冲出来厚笃笃，吃起来黏滋滋瘠像浆糊；水太多，薄渣渣里要“茄脱”(糊状物变稀，不黏了)。冲一小碗藕粉，用浅浅交一调羹藕粉就可以了，先用一眼眼冷开水化开来，搅成浆，再一边拿杓杓添个开水冲下去，一边调匀到适当厚薄。帮能冲出来个藕粉勿会结块，色泽通透，吃口爽滑，有天然香气；而一勺糖桂花极有可能喧宾夺主，勿要也罢。

沪语中古语

眯眯眼即眯眯眼

文 / 叶世霖

许多动漫作品中都有眯眯眼角色，其实这种总是把眼眯成一条缝的状态现实中也是存在的。这个“眯眯眼”应该就是上海话里的“眯眯眼”。

在上海人的印象中，所谓“眯眯眼”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生就一双睁不大、老是眯缝着看人看物的眼睛。

说起来，“眯眯”(mǐ mǐ)也是一个古语词，早在宋代就可以发现使用该词的端倪。沈端节在《西江月》中写道：“幸自心肠稳审，怎禁眼脑迷妄。”杨无咎《瑞鹤仙》中也写道：“渐娇慵不语，迷妄带笑，柳柔花弱。”该词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里被广泛使用。明代《醒世恒言》中写道：“用那双开不开、合不合、惯偷情、专卖俏、软眯眯的俊眼仔仔细一觑。”清代《官场现形记》中写道：“跟局的是个大姐，名字叫迷齐眼小脚阿毛。”清代《海天鸿雪记》中写道：“宝林凑紧了那双迷齐眼，看了看质帝。”

因为患近视眼的人惯常眯缝着眼睛看东西，所以也有把近视眼称作“眯眯眼”的。清代《说文通训定声》中写道：“今苏俗谓近视者曰‘眯眯眼’。”1930年的《嘉定县续志》：“眯眯眼，俗呼短视也。”

此外，“迷觑”有时也被用做动词。明代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写道：“笑欣欣调羹对坐，醉眼迷觑。”清代《品花宝鉴》中写道：“富三爷笑得两眼迷齐。”小说《歇浦潮》中写道：“戴着副假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，眯挤着双眼，几乎把个鼻子凑到邵氏脸上。”感觉戏谑意味多过贬低。

上述“眯眯”“迷齐”“迷觑”“迷觑”“迷觑”“迷觑”等词意思相同，只是写法不一。笔者以为，用“迷觑”是合适的。眯，《集韵》“母视切，音米”；最早是指有东西弄到眼睛里了。《广韵》：“物入目中，又尘粒迷视也。”觑，《集韵》“七虑切，蛆去声”；《广韵》：“伺视也”，是窥视、凝视的意思。和眯眯起眼睛的神态都对得上号。

勿管三七廿一：不管不顾，不顾一切，不论是非情由。

额角头高进：碰上好运了，例句：今朝我额角头高进，辣地摊浪向淘着一件古董。

篆刻 / 周建国

沪谚熟语印



勿管三七廿一



额角头高进

茄山河

老朋友难得碰头总有讲勿光个闲话。老张那天讲个一桩事体，大家齐跳起大拇指讲伊“上路”。

老张住辣一幢高层住宅个底楼。去年夏天一个礼拜六早浪，伊开信箱拿报纸个辰光，发觉楼浪有家人家个信箱门浪挂仔一串钥匙，信箱里已经一眼眼哈哈，估计是拿好报纸或其他邮件以后，忘记脱拔钥匙了。伊看看周围既没人，正想拔出钥匙送上门，但刚刚伸出去个手又缩了回来，心里想，帮家人家个事体还是少管管。

原来，老张买房子个辰光，就是看中底楼有院子，平常好种种草，养养花。勿晓得搬进去以后，院子里常常有纸屑飘下来。帮点纸屑落到地浪也就算了，扫起来也便当，偏偏有勿少落到花盆里，枝叶浪，角角头，要一眼眼拈出

挂辣信箱浪个钥匙

文 / 钱红春

来。向小区物业反映，物业管理人查仔几趟也查勿出是啥人家丢个。后来物业虽然贴出告示，提醒楼浪人家勿要乱丢物事，但情况并既没好转。有一趟伊打扫院子个辰光，发觉纸屑当中有只扯碎个信壳，拼接起来一看，是五楼一家人家，就上楼交涉。原来五楼帮对小夫妻有个三岁男小囡，有辰光欢喜捺纸头扯碎朝下头丢，看到纸屑辣辣半空中飘上飘下，觉着蛮好白相。本来帮个也勿是啥大事体，以后当心点也就算了，啥人晓得小囡个娘当面既没讲啥，辣辣背后头浪里浪声。讲伊斤斤计较，一眼碰勿起；又讲伊小题目大做，帮点点小事体还要寻上门来。闲话传到伊耳朵里，心里有点气，想起帮帮事体就想一走了之。但转眼想想，帮串钥匙要是落

到坏人手里，麻烦就勿是一眼眼了，勿仅帮家人家要遭殃，整个楼里也勿会太平。最后伊想，人家发觉钥匙勿见脱，一定会得来寻，伊就索性坐辣辣大楼门口个台阶浪，一边看报纸；一边守牢帮串钥匙，一旦有人进出，伊就抬起头来看看钥匙是不是还辣辣，防止被其他人掠走。

大约莫过去半个多钟头，只看见小区居委会个刘阿姨急急忙忙走过来，看到伊就问：“依哪能啦，嘎晏还勿去锻炼。”伊就捺事体个原委讲拨刘阿姨听，刘阿姨松仔一口气讲：“我就是为帮帮事体来嘞。”刘阿姨又讲，五楼帮家人家刚刚来过电话，让伊赶紧过来看看钥匙是勿是还辣辣。原来，帮家人家小囡个爷爷住辣昆山乡下头，那天是六十岁生日，一家三口一早浪就开车去参加寿宴。为打发路浪向个辰光，小囡个娘就

顺便开信箱捺出昨日个夜报。因为怕晏辣路浪向要拥堵，所以急出乌拉，忘记拔下信箱浪个钥匙。等到发觉，车子已经辣辣高速公路浪，勿好临时调头，就打开手机拨打小区居委会个刘阿姨。刘阿姨对老张讲：“亏得依守辣海，要是钥匙勿见脱了，就算勿出事体，帮串钥匙配配也是蛮麻烦。”

过脱几天，老张早锻炼个辰光带仔几只寿桃分拨大家。原来昨夜快点，五楼小夫妻回到屋里，一家人刚刚放好行李，就一道上门感谢，还送拨老张一盒寿桃。

从此以后，老张个院子里再也既没天浪落下来个纸屑，两家人碰着也会问长短，讲脱一歇闲话。